

刘一达◎著

这儿遍布着时代车轮碾过的痕迹，  
这儿贯穿着来自一砖一瓦的哲理，  
这儿有着数不尽道不完的天与地……  
这儿是刘一达心中的胡同根儿，一段只为有故事的人  
绽放的回忆。

胡

HU

同

TONG

根

GEN

儿

ER

下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胡

HU

同

TONG

根

GEN

儿

ER

刘一达 著

下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下

## 第二十七章

### 老家儿

老豆被他们家老爷子送到医院才知道屁股和大腿一共挨了五刀，坛子捅他这五刀使的劲儿不一样，所以有深有浅，有宽有窄，仗着老豆身上有点儿膘儿，没伤着骨头，医生给他缝了十几针。

段爷急了。老爷子就这么个儿子，脸让人给打成了紫茄子，屁股蛋子也被捅成了筛子眼，他能不操心？

“走，咱们到段儿上告兔崽子去，轻饶不了他！”从医院出来，段爷对儿子说。

他气得眉毛快要掉下来。段儿上，他还没忘老北京对派出所的称呼。

“爸，我看咱还是别去派出所了。”老豆咧了咧嘴，嘟囔说。

“不去段儿上，那去哪儿？”

“去全聚德烤鸭店吧。”

“去烤鸭店？”

“嗯，您瞧，我让人打成这样儿，您还不慰问我一下儿，让我解解馋。”

“你这孩子真是逗乐儿的坏子，让人打成这样，怎么还有心跟你爸过哈哈儿呢。全聚德？你不想想咱是吃烤鸭子的阶级吗？咱先说眼面前的事儿吧。买鼻烟不闻，你别跟我这儿装着玩儿。说，是不是那两个流氓为抢帽子对你下的黑手？是，算你骆驼打前失，倒了霉（煤）。可是，咱别猫卧房脊——活受儿（兽）。该找地方说理，咱去说理。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，我就不信他十月的螃蟹——敢横行霸道！专政，懂吗儿子？卖羊头肉的

回家——没有戏言（细盐）。我倒要看看栗子树下打死人——他们有那么厉害（栗）害！走吧，跟我先到段儿上去！”

段爷说话，向来是满嘴的俏皮话。

他由打忆苦思甜出了名儿，在单位也正儿八经是革委会成员，所以，说话透着底气足。

## 心眼儿

老豆见他爸真要拉他去派出所告状，土地庙着火——慌（荒）了神。

为什么？因为老豆不糊涂。您别看他岁数不大，但他知道黑道儿的规矩，两边有茬口儿动起手来，按北京小痞子的话，这叫撞盘儿。一旦撞了盘儿，轻易不能惊官动府。只要警察出面干预，抓走了谁，谁的人也不会善罢干休。

何况，当时正值“文革”，公检法都在搞大批判和阶级斗争。社会治安上的事儿，主要由革命群众参与专政。像他这样的被人抢了帽子挨了顿打，可以说不叫事儿。

因为这么个茬口儿去派出所告状，警察不但逮不着人，反而会让同学笑话。再者说，挨打的起因并不完全是为抢帽子。打他的主儿已明说了，是冲着滕小宁来的，换句话说他是替姚维克挨的打，而帽子又是维克的。他可以把事情的起因对维克实说，不必为丢了顶帽子而添烦，而且还可以在维克面前拔拔份儿。

退一步说，劫他的那两个孩子也明人不做暗事，跟他挑明了是哪个学校的。三十五中，离他家不远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回头打听一下这个姓林的有什么根儿蔓的。那个捅他的主儿，瞅着也眼熟，跑不出去是这一片儿的。让华子的三哥出面，不信报不了这个仇。

至于说脸上挂了彩儿，屁股挨了刀，也没伤筋动骨，离心脏还远着呢。虽说刀伤有些疼，可是这也是胡同儿里有份儿的爷们儿的象征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皮肉上不受点儿委屈，身上不留下点儿疤痕，能叫戳得住的男子汉吗？

想到这儿，老豆横竖不能让他们家老爷子掺和这里头的事儿。

可是老爷子急赤白脸的劲头儿又让他打怵，怎么能稳住老爷子呢？老豆一时没了主意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小脑袋瓜，不够用的了。

## 演义

“那什么……”老豆愣愣怔怔地看着段爷，舌头捋不直了。

“你甬周瑜进当铺——穷嘟嘟（都督）啦。唱戏的骑马——走人。你赶紧跟我找地儿说理去。”段爷瞪了儿子一眼。

他一嘴的俏皮话，听他说话像是听相声。

“爸，去派出所不如找学校领导，干脆明儿我找学校革委会得了。那两个小子好像是我们学校的。”老豆吭哧半天，憋出这么个主意来。

“嗯，倒也是，找革委会也行。还可以把这事儿跟工宣队的说说，你们学校工宣队的头儿我熟。”

“那什么，我自己找他们吧。”

“茉莉花喂骆驼——不当钱；胡萝卜拴驴——当不了桩，你？行吗？”

“我干别的不行，上访还不会吗？您就甬叮告我啦。”

“上访？谁叫你上访啦？”

“向组织汇报，这词儿横是行吧？”

段爷听到这儿，才消了点气儿，嘱咐老豆一定要让革委会惩办抢帽子打人的凶手。

老豆的脑袋点得像小鸡啄米，满口答应着。

虽然老豆的脸还挂着彩儿，他屁股和大腿上的刀伤还丝丝缕缕地疼。但是，他第二天还是咬着牙上了学校。他要趁热打铁，如果不在脸上挂着彩儿的时候，“展览”一下自己，过后他觉得会失去说服力。

还没等他进教室，就被几个同学围住了。

“嘿，瞧段保军，今儿怎么跟唱戏的似的，脸上抹的那叫什么呀？”

“哥们儿，昨天干吗去了，怎么弄了个乌眼青呀？”

老豆摸了摸脑袋上的青包，嘿嘿一笑说：“绝了嘿，跟你们说吧，我碰

上扫顶<sup>①</sup>的了。你们猜有多少人吧？十多个，全是部队大院的，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军刺，冲着我就来了。哥们儿愣没怵，从地上绰起一块板儿砖，一个人对十多个。想想吧，那是什么阵势？”

“什么阵势？你快说呀！”几个同学追问道。

老豆绘声绘色地说：“嘿，我一板儿砖拍花了一个，把丫挺的手里的军刺夺过来，对着拼起来了。如入无人之阵，一连捅倒了仨。仗着他们人多呀，我也……你们摸摸，我屁股上大腿上也挨了几刀。值了，哥们儿没栽面儿。我一摸大腿见了血，跟他们豁了，绰起板儿砖，我就拍呀，又拍躺下俩。剩下的七八个见我玩了命，全他妈的肝儿颤了，撒腿就跑……”

“行呀，老豆！你一个人愣把十多个给收拾了，真够意思！”

那几个同学听了，简直有点儿像听说书的。

“我能蒙你们吗？你们看我的脸，这儿还带着伤呢。”

脸上的伤痕好像成了老豆“勇敢无畏”的印记。他简直成了长坂坡上的赵子龙，恨不得让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他面对十多个人，手拿军刺如入无人之境。

为了证实自己的勇敢，他还把几个男生拉到厕所，解开裤子让他们看了看大腿上的伤痕。

他的嘴一直没闲着，逢人便讲，甭管是不是熟人。到下午放学之前，连七一届、七二届的学生都知道学校出来一个梁山泊好汉。

不过，老豆说的话太多了，有时自己说着说着就乱了。一会儿说对阵的是十二个人，一会儿这十二个人又变成了十五个。上午还说捅躺下三个人，下午又添了三个，变成六个人。

老豆一下儿成了传奇人物。

他的兴奋点全集中在如何面对凶手英勇搏杀上，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：让他给扎躺下的那十几个人是哪儿的，他始终没有交代。

偏巧，坛子那天没有上学，所以，老豆的演义居然弄假成真了。

---

① 扫顶——即飞帽子的意思。

## 露相

临放学的时候，老豆的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。

“你真遇到十几个流氓啦？”老师用疑惑的眼睛，看着他问道。

“还能有假吗？你看我的脸上还挂着彩儿呢。”老豆不想把自己编的故事再重复一遍了。他已然说得有点儿累了。

“嗯，真有这么回事儿，你也别说得那么邪呼呀！好几个老师反映，咱们班今天的课几乎没上，全听你‘讲用’了。你快成‘活学活用’积极分子啦。”老师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，要有五敢精神<sup>①</sup>，这没错儿，可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遵守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。其中有一条不打人骂人，打架总不是件光彩的事儿吧？”

“我这是打架吗？这是斗争！跟坏人作斗争！你怎么没有一点儿头脑呢？你的是非观和阶级觉悟哪儿去了？”

老豆急了。瞪着眼睛，把班主任老师训了一顿。

那会儿，老师在学生中的地位还不如红卫兵干部。让老豆拿眼一瞪，他不敢再言语了。

他本来是好心好意，回头哪句话让老豆挑出毛病，再一上“纲”上“线”，岂不是自己往自己身上披“虱子袄<sup>②</sup>”吗？

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华子把老豆叫住了。

“听说你当了‘英雄’，一刀捅倒了六个人，是吗？”华子笑着问。

“嗯，是……是有这么回事儿。不信，你看我脸上，还……”老豆涨红了脸说。

“你别跟我这儿装大瓣儿蒜了。在学校你吹牛，出了学校门你还吹呢，你那两下子还能骗得了我？”华子的脸上挤出几个嘲讽的笑纹。

① 五敢精神——“文革”时，毛泽东对青年提出要有“敢想、敢说、敢闯、敢做、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”。故称“五敢”。

② 虱子袄——惹麻烦的意思。



“你……”老豆被华子的这句话给噎得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“你爸昨晚儿晚上到我们家来了，把你挨打的事儿跟我爸都说了。”华子的这句话一下儿捅到了底儿。

“那什么，我……嗯，你都知道了？”

“当然了。所以我说，你别再到学校散德性了。一人捅了五六个，你以为让你捅蜂窝煤呢！你有那本事吗？”

“我不是为了姚维克嘛。”老豆带出点儿委屈来，说道。

他被华子逼得没了辙，只好掏出最后一张“王牌”。他知道华子跟维克的关系不错。

“为了维克？”

“是呀。”老豆很抱屈地说，“捅我的那小子想拍滕小宁，他也不听谁说，维克在追滕小宁。我正好儿借维克的帽子戴，他们以为我就是维克呢，所以黑上我啦。”

“是不是维克借你的帽子，也让他们给飞啦？”

“嗯。”老豆到这份儿上，只好说了实话。

“他们是哪儿的？”

“有一个是三十五中的，另一个我不认识，个儿不高，挺壮的。好像也住咱们这一片儿。”

“维克的帽子让人飞了，你不张罗找回来，还跑学校吹牛。你呀，真是的。”华子嗔怪道。

“能不能让你三哥……”老豆央告说。

“你直接去跟我三哥说吧。他也许能帮你把人家维克的帽子要回来。你干吗非要借人家的帽子戴呢？那帽子可是维克的爷爷传下来的。”华子嘀咕道。

“你替我在三哥面前说几句好话吧。”

“好吧，但是你明天到学校别吹牛了，听见没？”

“嗯。”老豆点点头。

## 认屎

当天晚上，老豆耷拉脑袋，去找华子的三哥镞儿头。

在镞儿头面前他不敢吹牛，一五一十地把挨打的经过说了出来。

镞儿头穿着一件破大衣，正喂鸽子。听老豆说完，把他臭骂了一顿：

“瞧你丫的那点儿出息，还借帽子戴，你有戴皮帽子的脑袋吗？摆谱儿？充鹰<sup>①</sup>？你忒嫩了点儿。回家照照镜子去，看嘴唇上有毛儿没有？冲你这样儿能不挨鞞<sup>②</sup>？没花<sup>③</sup>了才算捡了个便宜。”

镞儿头一戳腔儿，老豆屎了，他觉得窝屈得慌，一边揉眼一边抽搭着说：“三哥，得替我出了这口气。再说那帽子，人家维克真让我赔，我们家也赔不起呀！”

在一边补花儿的关大妈见老豆抹了眼泪，有点儿沉不住气了。

她把老豆叫过去说：“小军子，甭价哭。大小伙子哭鼻子让人笑话，听见没？已然挨了打，哭也得照样儿疼呀。你瞧瞧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那可都是长在你身上的肉，能不疼吗？委屈归委屈，咱们可别再惹是生非了。老北京有句话：‘冤死不告状，饿死不要饭’。你爸告我要到段儿上说道说道，犯得上吗？听大妈的，回头呀，让我们三儿扫听扫听，谁家的孩子这么没长眼睛，海儿他舅舅——胡（湖）来。把我们军子的帽子给飞了去？你呀，甭急，打你的那个坏小子，桌子底下放风筝——出手不高，他能飞多远？找人递个话，把帽子要回来，得了。听见没？”

“大妈说得对，我听您的。”老豆揉了揉眼睛，像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儿的小孩似的答应着。

华子一家人给老豆泼了一盆凉水，洗了洗他的脑子。他不敢再到学校演义自己的故事，当梁山泊好汉了。一刀捅了十来个，后来成了同学们拿他打僚的话把儿。

① 充鹰——硬充好汉，显能。

② 鞞——用手打脸部，后引申为打架。

③ 花——打脑袋，也叫开瓢儿，即脑袋开花。

第二天，老豆让华子带话儿，告诉老师他要在家养伤，一连气儿有四五天没到学校露面儿。

## 打卦

维克在老豆出事的第二天晚上到我们家找我。

天阴得很沉，空中飘着小雪粒子，干冷干冷的。维克推门进来，身上带着一股寒气。

“好冷呀！”他走到火炉旁，一边抱着烟筒烤手一边说，“见到老豆没有？”

“没。听华子说他请假了。”我捅了捅炉子，让火苗儿烧得旺点儿。

“他挨扎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”

“能不知道吗？他逮谁跟谁说，连学校看门的都知道啦。倒霉的是你的那顶帽子，让人给飞了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。这帽子是我从维克那儿借的呀！

“你说还能找回来吗？”维克问道。

“华子说能。只要她三哥肯出面儿，就管保能找回来。先甬跟你爸爸说呢。说起来这事也怪我，老豆借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如果早点儿跟他要回来，也许出不了这事儿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。唉，一顶旧帽子，飞了就飞了吧，反正我也有的戴。”维克低头摘下栽绒帽子，扔在我的床上，拉过一把凳子坐下。

“那不是你爷爷留下来的吗？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它找回来呀。你别急。”

“这有什么可急的？前两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，我们家那么多好东西都抄走了，一顶帽子让人飞了算什么？我听说劫老豆的那两个人，根本不是为了这顶帽子，而是冲着我来。”

维克看着炉子里的火苗儿，木讷地说。

“听说他俩当中有一个小子，想拍滕小宁。”

“嗯。”维克冲我点了点头。沉了一会儿，他皱了皱眉，露出天真的样子道：“你说，所有长得漂亮的女孩子，都有人追是吗？”

“那倒不见得吧。”

“你说小宁会让人当婆子拍吗？”

“我看这可备不住。她长得太漂亮了，好看的花儿谁不喜欢呀！”

“你是不是也喜欢她？真的，你说实话。”

“我？我能喜欢她吗？我谁也不喜欢。我爸是右派，我姥姥是地主。我自己都不敢喜欢自己。滕小宁这么好看的女孩儿，唉，当画儿看吧我。”

“你先别管她会不会喜欢你，你说自己到底喜欢不喜欢她？”

“不喜欢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说真话。”

“你这么喜欢她，我还能走这个脑子吗？我喜欢她，那不就对不住你了吗？这是跟你开玩笑，我知道自己的处境，没资格说喜欢谁，更不指望谁喜欢我。只要别跟我过不去，我就给谁作揖了。”

“真是这么想？你？”

“那可不是吗。唉，你呀，维克！干吗总那么犹犹豫豫的？”

他的率真让我觉着好笑。看得出来，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滕小宁。

“你干吗不直接跟她挑明了呢？”

“你说她对我也……她能喜欢我吗？”他沉了一下，拿起炉边的火筷子捅了捅火，嘴角上挤出点儿笑纹来。

“她？这我可说不好。我一直把她当画儿上的美人，压根儿没跟她说过话，她对你怎么想，我不好估摸。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吧，在宣传队练节目，能不说句话吗？”

“没有，像你说的似的，她好像是画中人，轻易不说话，但她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。眼神，她的眼神，好像会说话。是不是许多要说的话，都在眼神里呢？”

维克瞪着眼问我，脸上的神情如同天真可爱的孩子。

不过，当时我们都稚气未脱。在那种“革命”的年代，探讨“恋爱”这两个字，对我们这个年龄不合时宜。可是，这两个字却像一条小虫儿在心里爬着，时不时地在感情世界里逗弄着我们。

我淡然一笑：“她的眼睛会说话，那你就用眼睛跟她聊聊天儿呗。”

他不吭气儿了。沉了好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，喃喃地说：“真想跟她在一起聊聊，可是……”他把后半截话，又咽了回去。

我本以为他专为老豆挨打和他的那顶帽子的事儿来找我的，可是聊了两个多小时，他只提了一句。好像他不知道有这回事儿，或者知道这回事儿早给忘了。

滕小宁。他又跟我聊了一晚上滕小宁，似乎对任何事儿都不感兴趣。

把他送到院门外，我回到家，脑子里不停地打卦：弄不好滕小宁的影子，又得折腾他一宿。这就是恋爱吗？

## 顽主

老豆的几滴眼泪，感动了华子的三哥铨儿头。

铨儿头是六三届初中毕业生，本该念高中或上技校，可是家里生活困难，董爷狠了狠心，断了他的学路。他正好懈怠动书本，所以十六岁便开始给家里挣钱了。董爷托人给他找了份工作，那当儿，他在房管所的一个修建队当瓦工。

他是西城有名儿的顽主，房管所的工作对他来说，只是每天到那儿点个卯<sup>①</sup>的事儿。

人们都忙着搞“运动”，谁还顾得上修房？铨儿头对运动压根儿不感兴趣，他有自己的运动：养鸽子。

老北京人管鸽子叫斗气虫儿，也叫天上飞元宝。京城早先有许多鸽子市，乌头、点子、墨环，这些名种鸽在鸽子市上正经是个价钱<sup>②</sup>。

“文革”当中，鸽子市也被“革命”了，要淘换名种鸽只能自己孵化，或者用自己的鸽子去招引，行话叫撞盘儿。

撞盘儿往往会招事儿，谁的鸽子被人裹走能轻易撒手？自然撞盘儿要看谁的份儿大了。

---

① 点卯——报到的意思。

② 是个价钱——东西比较值钱。

撞的主儿和被撞的主儿常常因为鸽子而斗气儿动武。这种风气即便在“文革”当中，也没减色。玩儿，北京人到什么时候也改变不了这种习性。

铤儿头的仗义和份儿摆在那儿，他撞了谁的鸽子，一般的主儿只能认倒霉。

“算我没长眼，怎么这对点子让老三给裹了去？”玩鸽子的主儿至不济嘟囔一句。

不过，铤儿头讲义气。玩鸽子的主儿，彼此都知根知底儿。有时能做到天上飞一盘挂哨儿的鸽子<sup>①</sup>，拿眼一瞄，就知道这是谁的。

铤儿头撞下了哪位爷的品种好的鸽子，往往玩儿两天，飞几翅儿<sup>②</sup>，再把本主儿叫来，让人家拿走。

当然，他忘不了把人家踩咕一通儿：“你会玩鸽子吗？嗯？不会，把你那些鸽子搁到我这儿。怎么撞两下就落盘儿<sup>③</sup>呢？说好喽，咱可没有下回！”

赶到下一次，他又把人家的鸽子裹下来，还是这番话。

撞盘儿，京城玩鸽子主儿的一乐儿。铤儿头玩鸽子，算是玩儿出了名堂。

二十七年后，我在写一篇介绍北京养鸽人的文章时，回忆起铤儿头来，真想找他好好儿聊聊。可惜铤儿头早不知搬到哪儿去了。

京城的顽主也叫老泡儿。北京这地界，不论哪个地面儿上的，都有一两个戳得住的头面人物，北京人称之为老泡儿的不是省油的灯。香港人叫作大佬。铤儿头属于老泡儿，这是大伙儿公认的。自然，能当上老泡儿总得有两下子，甭管浑的愣的，荤的素的，江湖上的习气，他多少都要沾点儿。

一般老泡儿挺局气，道儿上的事不论哪个地面上的，只要有跑和儿的出

① 一盘鸽子——一群鸽。盘，玩鸽子的行话。

② 飞几翅——即飞几次，放飞一次叫一翅儿。

③ 落盘儿——即被别的鸽子冲散，落在“撞”鸽子主儿的房上。落，读“烙”。

头说句话，总要给个人情儿，黑话叫开面儿。这似乎是黑道儿上的规矩。

当然，老泡儿的份儿摆在那儿，他在道儿上说句话，别人都得掂量掂量。

铤儿头在京城的老主当中也算是放屁崩坑儿的人物。他手底下也有一些小哥儿们，这些小哥儿们当中多半是小孩玩闹，四九城<sup>①</sup>的地面儿都熟。

铤儿头撒出话口儿，要查飞老豆帽子的主儿，手下的鹰<sup>②</sup>们便四处放出口风儿，按黑话说，这是叫份儿。

## 生瓜蛋子

坛子不是道儿上的人，虽说那年他已然快十八岁了，但在顽主们眼里不过是个雏儿。

坛子劫老豆并不是冲着那顶帽子去的，他主要是替林海涛出气。当然，老豆挨他捅的那几刀多少有点儿自找，谁让他后来瞎咋唬呢？坛子开始并没想给老豆放血。

事儿出来之后，坛子心里并没打鼓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老豆如果有本事，也让他见血，他擎着。

可是，两天以后他到学校，听同学议论老豆一刀捅了十来个。他有点儿纳闷儿，又找了几个熟悉老豆的学生一打听，他这才对上号儿，敢情他打错了人。老豆不是追滕小宁的那个姚维克，这小子等于是替罪羊。

可是坛子又有些糊涂，老豆挨了打，怎么愣说他捅了别人呢？难道他又碰上了别的茬口儿？可看当时他那屎样儿，不会有那么勇呀？一个人捅了十个？我也没那胆儿呀？

坛子心里琢磨：也许是他找了人要报复，所以故意放出这份儿来？他有这么狂吗！

---

① 四九城——过去北京人常把京城说成四九城。九城指北京内城的九个城门。

② 鹰——指老泡儿手下的小哥们儿。

坛子的脑子乱了。

林海涛心里也犯起嘀咕来，虽然打了老豆，可他事后打听出来，老豆并不是滕小宁的男朋友。可为什么老豆反倒说把他给捅了呢？他跟坛子一合计，准备找老豆说道说道。

正在这时，坛子被胡同儿里绰号叫菜包子的顽主给叫去了。

坛子从菜包子那儿听说老豆是镗儿头的人，立马儿肝儿颤了。镗儿头是西城的老泡儿呀！谁不知道他的大号？

“你小子怎这么不长眼？飞谁的帽子也别飞镗儿头的人呀。”菜包子骂道。

“那这事儿怎么办？反正我已经打了人。”坛子舌头打着卷儿问。

菜包子说：“甭费话，帽子怎么飞的怎么给人送回去。”

“还让我亲自去？”坛子实在不敢见镗儿头。

“要不说你们这些生瓜蛋子毛儿忒嫩呢。总给我找事儿，你他妈不去，还让我一个人去呀！”菜包子给了坛子一句。

## 功夫

当天下午，菜包子带着坛子来到华子家。

镗儿头手里拿着一把玉米豆，正在院里喂鸽子。见菜包子和坛子进了院，他没抬眼皮。

菜包子对坛子使了个眼色，俩人站在一边儿不敢吭气。站了有半个小时，“镗儿头”见鸽子都归了巢，这才哼了一声，回过身对他们说：“送帽子来啦？给我放到屋里去。”

“是，三哥。”菜包子长出了一口气道。正要进屋，镗儿头对他俩一招手，“等等。”

镗儿头上下打量一下坛子，冷笑道：“拿刀子捅人的是你，对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坛子局促不安地看着镗儿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看你的体格好像练过，是不是？”镗儿头的眼睛一眯缝，露出一道寒光，“跟谁学呢？”



“我没练武术，只不过在月坛玩玩双杠。”

“行呀，玩双杠也是玩儿嘛。我看看你的块儿。”

铨儿头伸出大手，摸了摸坛子的右胳膊肘。隔着棉袄，坛子只觉他的手像把铁钳子给夹住，顿时血脉断了流，由右边的胳膊到半边身子都麻酥酥的。

“三哥，您放了我吧。”坛子皱着眉说。

“甭怕，我只是摸摸你的块儿。行，有点儿肌肉。那边有个石礅儿，你给我搬过来。”

铨儿头指着院里墙边的一个石礅说。

这是过去董爷赶大车拉冰时拴马用的石头桩子，现在已然变成光秃秃的礅子了。

既然铨儿头说话了，坛子不敢不听。他走到墙根儿，猫下腰去搬那个石礅。石礅有四五百斤重，他使了半天劲，愣没搬起来。

“你也试试。”铨儿头冲菜包子说。

“行嘞嘿，三哥，他搬不动，我更不行了。烙饼卷手指头，他……您抬抬手，让他过去吧，他怎么说也是个孩子。是不是？”菜包子央告道。

“嗯，那你们俩试试。”铨儿头说。

菜包子硬着头皮走过去，跟坛子一起卯足了劲儿搬了几次，那石礅儿还是纹丝儿没动，好像那石礅是埋在地里似的。

铨儿头冷笑道：“窝头贴饼子，你们每天白吃了吗？”

他走到石礅旁，做了个立马蹲裆式，两手抓住石礅，运了一口气，突然，大喊一声：“嗨！”那石礅居然像木头桩子似的被他抱了起来。

惊得坛子目瞪口呆，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只见铨儿头把石礅在胸前转了一下，胸部一挺，石礅被他高高地举过头顶。停了有一分钟，他稳稳当当地把石礅放下，大气不喘地对坛子笑了笑。

坛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“三哥的功夫真是名不虚传呀！”菜包子连连赞叹。

“这叫什么功夫？你甭拿话恶心我。”铨儿头拉了拉棉袄下襟，对菜包子说，“他是你地面儿上的？”